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拾伍



黄易作品集

华艺出版

董易

作品集·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第十五册
三十六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 大…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2746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130印张 3080千字

1998年9月第一版 199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754-8/I·662

定价:现十五册 230.6元 本册 8.80元

第一章 变生不测

秘道出口关上后，两人离开浸在渠水的一截斜道，各自挨墙坐下，精元几近涸尽。先前剧烈的搏斗、追逐、水内闭气潜游，耗用他们大量的体力和真元。

寇仲以屈曲的膝盖把右手承托，喘着气道：“今晚糟糕透顶，我还向可达志那小子夸下海口，今晚不去赴约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唉！做猪做狗还是小事，希望云老哥他吉人天相，逃走成功就好啦！”

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由云帅乔装雷九指，凭着邪帝舍利控制主动，以对付赵德言和香玉山。现在云帅吉凶未卜，计划将难以实行。如以高占道等其中之一去扮雷九指，只会害了他。假如侯希白仍在，会是另一个适当的人选。

徐子陵道：“那如何处置邪帝舍利？”

寇仲道：“有两个解决的方法，一是任得舍利留在原处；二是你陵少拿它作顺水人情，送给师妃暄。”

徐子陵叹道：“你以为师妃暄是可以贿赂的吗？收了礼就放你这头猛虎回山去兴风作浪。”

寇仲道：“我倒没想过这些，只是怕你难向仙子交待吧。”

徐子陵断然道：“我和师纪喧再没什么感情瓜葛，你刚才两个解决的方法均非上策。只有令魔门各派系因争夺舍利弄到自顾不暇，我们才有机会安然离开。”

寇仲点头道：“说得对！这么一个能令赵德言、祝玉妍和石之轩斗个你死我活的千载良机，放过了实在可惜。陵少是否仍认为我们该如期赴约。”

徐子陵道：“正是如此，没有雷九指就没有雷九指，到时可随机应变，只要舍利在我们手上，哪到他们逞强。”

寇仲跳起来道：“时间无多，先看看占道他们进展如何。”

回到库内，高占道等全集中到通往城外的秘道内，忙个天昏地暗，但运宝大行动已接近尾声。

高占道兴奋的向两人解释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想出来的计划：

兵器暂时一件不带，以黄金为主的大批财物却半件不留。

高占道道：“城外的出口隐蔽巧妙，我们把宝物藏在那里，逐一分批运走。全部兄弟将分为三组，每组都是

独立行动，并不晓得别人运走的方法和路线，那就算真有内鬼，我们也可把损失减至最少。不过我和奉义他们均认为兄弟会叛帮的机会不大。”

寇仲道：“用什么方法运走？”

高占道欣然道：“这些年来，我们试遍各种走私货的方法，就拣其中最安全的一种，从水路和陆路把东西送往彭梁。只要京兆联起兵事败，关中势必乱成一团，我们便有机可乘。加上两位爷儿把对方的注意引开，我们成功的机会非常大，至少可把大部分的宝物运走。”

徐子陵点头道：“成功的机会确很大，因为现在人人以为我们入宝山而空手回，所以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两人今后的行动上。”

顺便向高占道说出“库下有库”的事。

高占道大喜道：“那就更万无一失，我们最怕是京兆联的人，他们不但在关中势力庞大，与关内外的帮会均有联系，对我们同兴社又非常熟悉，我们任何行动，确难以避过他们耳目。幸好他们有此错失，且自顾不暇，使我们不用担心他们。”

寇仲道：“情况仍未许过分乐观，李世民委派庞玉和李世勣两人专责对付我们，他们肯定会发动地方帮会并无微不至的留心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旦让他们发觉情况有异，说不定隐藏不住真宝库的秘密。”

高占道胸有成竹的道：“我们在设计走私货的行动时，早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当时还以为运的是大批兵器，而非易于隐藏的黄金珍宝，除非老天爷故意和我们作对，否则该没有问题。”

寇仲点头道：“既然占道这么有把握，一切依你的方法去办。”

高占道去后，寇仲道：“陵少以为如何？”

徐子陵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占道要把所有财物一次过运走，是明智之举。”

寇仲点头同意，虽说晓得真宝库秘密的十多名兄弟忠心耿耿，可是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太大，谁敢担保日后没有人私自潜回来，来个顺手牵羊，只要取走半箱黄金，足够终生花用不尽。至于留在库内的兵器，除非是起兵打天下，否则拿一件半件去变卖不会值多少钱，要整批卖掉更属天方夜谈，剩是想搬离宝库已非易事。

徐子陵微笑道：“放心吧！只看占道他们把同兴社弄得这么有声有色，短短两年内成为关中水运的领导人物，该知他们是出色的人材。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庞玉对我们和同兴社的调查绝不敢张扬，以免被京兆联甚或建成、元吉的人警觉。因而不能发动所有地方帮会参与，威胁仍是有限的。”

寇仲欣然道：“经陵少这么分析后，我也觉得成功的

机会很大。哈！照你看，宁道奇今晚会出现呢？”

徐子陵叹道：“师妃暄既然误会我骗她，当不会去惊动他老人家。”

寇仲道：“她不是要请宁道奇来对付我吗？今晚将是最好的机会，若让我们这两个逃跑专家离开长安，要再缀上我们可非易事。”

徐子陵道：“这个你要去问师妃暄或庞玉才成。”

寇仲叹道：“我真的希望当师妃暄发现舍利是真舍利时，我能看到她的表情。我们陵少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会以谎言去骗一个……嘿！……一位仙子。”

徐子陵知他本想说“一个自己深爱的女子”诸如此类的话，只是临时改口，没好气的道：“时间差不多了，把舍利起出来再说吧！”

比诸前两夜新春佳节的情景，长安城今晚是另一番不同的热闹。

永安渠两端出城的水闸落下，沿岸灯火烛天，映得渠内的游鱼清晰可见，漫空降下的雪花，反映着火把与风灯的光芒，虽比不上烟花的缤纷灿烂，其壮观和规模却远非过眼即消的烟花所能比拟。

两岸尽是李元吉的手下和长林军，李建成亦被惊动亲来主持搜河行动，最不愿意参与的可达志在别无选择

下，被迫陪在李建成身旁，还要担心两人被困在河内，不能践约。

换上水靠的长林军逐段河道的在水下进行搜索，泊在岸旁的船只全被驱走，无一幸免。

由于李元吉肯定两人并未离开永安渠，所以搜索的行动谨慎而有耐性，封锁附近一带的街巷，高处满布箭手。

城内唐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条贯通南北的大渠间，反便宜了从秘道出城，再潜返城内的寇仲和徐子陵。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外宾馆后院邻近一座不知哪位达官贵人的豪宅顶上，隔远窥探外宾馆四周的形势动静。

寇仲把装载邪帝舍利的铜罐放在屋背处，低声道：“这东西真邪门，挽着它不时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徐子陵正凝神远眺，道：“若我所料无误，祝妖妇和娼妖女该躲在某处，试图在我们进入外宾馆前先来个拦途截劫。”

寇仲笑道：“她们或会以为舍利不在我们手上，又或我们仍给困在河底下。就算没有以上这些错误判断，至少认定我们会把雷老哥辛辛苦苦的抬着来，以至计算和部署失误。”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今次的寻宝是阴差阳错占尽

便宜，去吧！”

两人腾身而起，流星般射往长街，几个起落来到外宾馆后院墙外，一个翻身，毫不停留的在院落内安然落下。

赵德言长笑声起，现身在小楼门外台阶处，施礼道：“两位果然是信人，赵某佩服至极，只不知雷先生大驾何在？”

寇仲把铜罐放在脚前，双手环抱，悠然道：“此事稍后再说，国师可否把能解‘七针制神’毒刑的高人，请出来一见，以安我们的心？”

整座外宾馆没半点灯火，加上不住降下的雪花，更添肃杀荒寒、危机四伏的感觉。

赵德言上下打量徐子陵，不慌不忙的道：“这个问题，只要验明舍利真伪，自会把人请出来让两位过目。”

背后康鞘利的声音传来道：“圣舍利肯定是假的，否则就不用以铜罐遮藏，又不把雷九指带来了。”

寇仲头也不回，哈哈笑道：“是真是伪，立即可以证明。问题是你们根本没有诚意，否则为何把人请出来见个面亦推三搪四。”

赵德言哑然冷笑道：“我赵德言纵横天下之时，你们仍未投胎转世，现今竟敢前来骗我，今趟要教你们来得

去不得。”

话尚未完，后方和小楼各涌出十多名突厥高手，把两人重重围困。

寇仲和徐子陵却仍是从容自若，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令赵德言大惑难解，隐隐感到占上风的反是对方。

赵德言傲然道：“为免旁人说三道四，赵某人可予你们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其他人都不许插手，你们谁陪我赵德言先玩一场。”

寇仲和徐子陵暗叫厉害，赵德言这招可说除笨有精，不但显示出有稳胜他们任何之一的自信和气度，最大作用是令两人不能突围逃走。而逃走则正是两人的看家本领。

寇仲哑然失笑道：“我们今天来并非要和言帅你老人家分个生死胜败，你难道连分辨舍利真伪的时间和耐性亦欠奉？”

康鞘利在后方笑道：“收拾你们后，就算把铜罐溶掉铸成铜球尚且来日方长，又何必急于分辨舍利的真伪，少帅的话真好笑。”

寇仲叹道：“康兄似乎忘记我尚懂点功夫，只要抬脚一踹，保证可把罐内的舍利震个粉身碎骨，不信就动手！”

徐子陵微笑道：“早说过他们不会有交易的诚意，只

你不肯相信。来吧！先把舍利来个一了百了，再试试我们能否闯出去。”

赵德言举手道：“且慢！假设你们能证明罐内装的真是圣舍利，一切仍依原定协议进行，赵某绝不食言。”

寇仲道：“这个容易。”

徐子陵一手把铜罐从地上提起，寇仲双手抓紧罐盖，运力一转，“喀嚓”声响，解开盖锁。

事实上寇仲和徐子陵也紧张起来，因为他们一直不敢启盖验货，并未摸通罐内的玄虚。

赵德言不愧老狐狸，留意的不是铜罐，而是两人的表情动静。

一众突厥高手把警觉提至最高，严阵以待。

院落寂静无声，只有雪花不断落下，还有就是从永安渠遥传过来的人声水响。

寇仲露出个灿烂的笑容，把盖子整个拿起，两人同朝罐内瞧去，均露出愕然神色，然后你眼望我眼。

赵德言露出一丝暧昧的笑意，似乎带点嘲弄的味道，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大感不妥，偏又不知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完全出乎两人意料之外的，赵德言大喝道：“动手！”

两道黑黝黝幼如尾指的钢链，从赵德言左、右袖内毒蛇般钻出，链子头是菱形尖锥，疾如流星的向两人戳

来，阴损毒辣至极点。

这对奇门兵器在魔门与西域均名慑一时，名为“百变菱枪”，可软可硬，变化无穷，有鬼神莫测之机，是赵德言仗以成名的兵器，非但不惧神兵利器劈削，还是刀剑的克星，给他以特别手法缠上，几乎难逃甩手被夺的厄运。

赵德言最厉害处，就是在两人绝想不到他会出手的情况下出手，占尽主动先手之利。

眼看菱枪照着两人面门电射而来，四周的突厥人和康鞘利则蜂拥而上，一副要把两人分尸的汹涌情势，寇仲想也不想，拿着盖子的手一挥，铜盖激旋，脱手反朝赵德言咽喉割去。

“锵”！

井中月离鞘而出。

赵德言两手合拢，菱枪交叉，恰把盖子挡个正着。

徐子陵大喝道：“看我的！”两手一震，罐内竟涌出万千银点，往四周攻来的三十多名敌人激溅过去。

康鞘利等哪想到徐子陵有此一着，又不知银点是什么法宝，纷纷后撤，退得比刚才所站位置更远。

寇仲给激出真火，正要持刀扑过去和赵德言见个真章，赵德言看着洒往地上的银点，仍保持半液态的雨滴状，在铺满雪的地面上四散滚动，大喝道：“停手。”菱枪回

收袖内。

寇仲横刀立在徐子陵旁，状若天神，大怒道：“停你娘的手，今晚你不但得不到邪帝舍利，我还要取你狗命，教你永回不了突厥当什么劳什子国师。”

徐子陵右手抱罐而立，神态从容，对强敌环伺毫不在意。

听得寇仲对他的痛骂，赵德言双目现出凶毒神色，点头道：“我会记着寇仲你每一句话，不过若你仍想解去雷九指中的‘七针制神’，便须听赵某人的说话。”

寇仲仰天笑道：“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摆明是不守承诺，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把舍利抢去。”

赵德言摇头道：“这只是一场误会，因赵某人以为两位是拿假货来诓骗取巧，才有适才冒犯之举。”

寇仲皱眉道：“那为何忽然会变成一场误会？”

赵德言指着地上的银珠，沉声道：“因为罐内装的是水银，只有水银才能掩盖圣舍利的圣光和它的灵气，只从这点看，浸在罐内水银液中的当是圣舍利无疑。真教人意想不到，你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把它寻得？”

两人不约而同朝罐内瞧去，见到的仍是水银，无灯无火下，黑沉一片。

寇仲道：“少说废话，现在你既然晓得圣舍利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来谈一单交易。”

康鞘利在后面喝道：“交易不是早谈妥吗？你给我们舍利，我们为雷九指解去极刑。”

寇仲得意的笑道：“你们那什么‘七针制神’只是骗三岁孩儿的玩意，老子随便在街上找个人来即可解掉。我要说是另一宗交易，不答应我立即把舍利毁掉，然后再动手分个生死。”

赵德言微一错愕，皱眉道：“少帅有什么新的提议，即管说出来，赵某人洗耳恭听。”

寇仲沉声道：“简单得很，你立即把香玉山那小贼交出来，这舍利就是你的。”

赵德言呆了一呆，接着欣然大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一回事，少帅何不早点说，就此一言为定，请少帅先把圣舍利取出来亮相，以证水银内真有圣舍利，我们立即把人交出。”

接着大喝一声，道：“玉山你给我滚出来。”

一阵兵刃交击的声音从楼内传出，不到半晌功夫，本就面青唇白的香玉山被两名突厥大汉押着推出，来到赵德言旁。

今趟轮到寇仲和徐子陵目瞪口呆，不是因赵德言对香玉山如此无情无义，而是因香玉山乃旧朝复辟大阴谋中的关键人物，赵德言这么随便把他牺牲，岂非令奸谋功败垂成。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不妥，只恨仍像刚才般一时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章 邪凶内哄

寇仲狠狠盯着香玉山，道：“香公子是否早猜到我们晓得你藏在屋内？”

香玉山惨然道：“你害得我这样子，还要说风凉话。”

当香玉山碰上徐子陵的眼神，立时打个寒噤，垂下头去。他从未见过徐子陵这种眼神，没有半丝喜怒哀乐，冰冷深邃得令人心悸胆寒。

大雪愈下愈密，人人身上披上厚厚雪花。

赵德言不耐烦的道：“闲话少说，少帅请把圣舍利取出来，我们立即把人送过来给你。”

寇仲仍看不穿这大邪人的后着，求助的朝徐子陵瞧去。

徐子陵随手一抛，铜罐落到两人脚前，没溅出半滴水银。淡然道：“用刀把舍利挑出来。”

寇仲暗忖这是没办法中较安全的做法，邪帝舍利诡异难测，谁都不知深埋地下多年后，它会有什么变化？把井中月下探，伸进水银液内。

院内鸦雀无声，包括香玉山在内，人人屏息以待。